论海德格尔技术的本质

王　格

青岛农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中国·山东　青岛　266109

【摘　要】海德格尔作为20世纪思考和研究和研究技术本质问题的最伟大的思想家，他对技术本质的追问当中蕴含着丰富的关于技术哲学的思想。海德格尔对技术本质的追问实际上也是对于自由的一种追问，通过对技术这一概念的认识，找到技术与人和物之间的密切关联，探寻一般技术的解蔽本质和现代技术的特有座架本质，重点分析现代技术给我们带来的危险问题并找到了了解决这一问题的允诺救赎之路，从而实现技术与人的自由发展。

【关键词】技术；技术本质；解蔽；座架

【基金课题】课题结题：论文中应注明支持项目为“青岛农业大学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课题”，项目：ChatGPT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挑战及对策，类别：一般资助课题，编号：QNSZ2023024.

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尤其是人工智能技术的爆炸性发展，技术不仅仅是科学家研究的问题，更越来越成为全球性各行业各领域都重点关注的问题。技术问题是人类最大的难题。在今天，技术既是我们整个人类最大的福祉，同时，在这种福祉之下也暗含了最大的隐患，技术已成为人类的一种“命数”。最早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就已经有不同的哲学家研究技术问题，关注技术带来的问题，并进行研究和探讨。因此，对于技术的认识也是存在着各种不同的看法，技术也越来越成为一个复杂的问题。面对这种技术时代复杂的技术问题以及由技术给我们带来的困境，海德格尔认为我们不得不把关注的重点转向技术，尤其是技术的本质问题，并在这个基础上进行深刻的思考与探索。

1　对技术的认识

在探讨海德格尔技术的本质之前，我们首先需要了解的是技术到底是什么这一问题。关于技术到底是什么（对技术本身的认识），这也是海德格尔在他的技术哲学中最早开始思考和研究的问题。

技术一词在希腊文中本来指的是是技艺。技艺与知识和科学在古希腊是同一涵义。最早在古希腊文中，他们所谓的认识的基本特征就是一种让在场者展现出来，敞开出来，这就是认识。技艺在古希腊不是行的概念，而是知的概念。技术这个词，最早它的第一次提出是在17世纪，并且是在英国出现的，在当时它指的就是一些各种各样的应用技艺。后来产业革命后，技术的含义已经被大大的丰富了。

一般来说，我们谈到技术，会有两种规定。一种是将技术当做是一种合目的的手段的这种存在，另一种技术的含义，十八技术本身当作是人的行为。但实际上这两种规定也可以合二为一，这是因为我们设定目的，合目的的手段也就是我们人的行为。我们制作、利用器具、仪器和机械，是技术；这种被制被利用的东西本身也是技术；技术之为效力的需要和目的，也是技术。技术就是这些设置的整体，技术就是一种设置，一种工具的存在。现在通行于世的关于技术的观念，即认为技术是一种手段和一种人类行为，可以被叫做工具的和人类学的技术规定。

在海德格尔看来，这种关于手段和工具的流行的观念并不是所谓技术本身的那种最真实最本原的真正含义。在海德格尔看来，所谓技术，所谓技术最本原也就是它自身，指的是人和事物的一种关系。

2　技术的本质

为了探求技术的真正本质，海德格尔不断地对技术进行追问，他认为我们在探寻技术的本质的过程中，不应该将视野仅仅局限的表面的东西上，而应去追寻表面背后的那个本质的东西，因此，追问技术也应如此。

2.1 产出式解蔽

技术作为一种工具性和人类学的规定，那么这个工具性与人类学的东西背后的真正本质是什么才是我们要去探寻的。在海德格尔看来，作为手段或是工具的技术，实质上是人们追寻某种东西，达到某种目的而借用的一种方式。这样一来，技术与人之间就会产生一种因果联系。为了更好地了解技术的本质所在，我们有必要对因果联系进行分析，而亚里士多德的四因说很好地说明了因果关系这一问题。

海德格尔认为，一般人无法理解亚里士多德的四因说，因为我们一般提到原因，都是指的那个影响结果，对结果

起重要作用的东西，并且我们认为这个原因必然是人。然而在亚里士多德的四因说中，人并不是所有的原因，只是其中的一种，人只是作为动力因存在的其中一因而存在着。亚里士多德是在形而上学的立场上提出的四因说，并用这四因来解释物和世界的形成。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只有动力因指的是人，是质料因、形式因和目的因的三因的凝聚力，在凝聚力之下，物得以显露出来。亚里士多德的四因在这里是作为一种招致方式，并且它在一定范围才起作用，仅在产出的范围之内起作用。通过这种产出，使得物能够自己显露出来。海德格尔技术哲学当中的产出，就是这样一种从遮蔽到无蔽的一种状态。这种产出必须在特有的条件下才能发生，也就是遮蔽者必须进入进入无蔽领域，这也就是无蔽真理的始源意义。在这里，技术作为生产是一种解蔽方式，技术将物从遮蔽状态变为解蔽状态，这是一种解蔽行为，也是始源真理的一种显现方式。但是最初在招致的这四种方式（四因）中是包含着人的一种目的和手段的，所以它也就它包含着一种最初的工具性的这种因素，这也是我们把工具性看作是技术的基本特征的来源。技术在海德格尔这里就是一种解蔽方式，基于人对事物的认识和把握方式，在其中，物能够自行解蔽。。他认为，技术的本质与技术要素是没有任何关联的，关键在于产出状态，也就是解蔽。

海德格尔一般技术中的这种产出式的解蔽，就是物的一种自行解蔽。人与物都保持着自己的本性，二者和谐的存在于世界之中。

2.2 座架

海德格尔在他的技术哲学当中不停的对技术的追问进行追问，追问的过程中，更多的是对于现代性意义上的这种所谓现代技术的真正本质的这种追问，也就是技术化时代所体现的的现代技术。

在海德格尔看来，技术时代凸显的现代技术与一般意义上的一般技术都是技术的一种具体形态，因此，现代技术也具有同样的这种解蔽的技术本质，这是一种更进一步的促逼式解蔽。一般技术的解蔽，是一种自行解蔽的方式，自然与物在自身的能力范围内进行解蔽，这种解蔽是自然而然的带出，如风车完全依靠风的力量使自己转动。海德格尔的现代技术的解蔽从其本质而言就是一种进一步的促逼式的解蔽（具有摆置的本质特征）。促逼在德语中的意思是挑战、挑衅等。所以海德格尔从德语的角度出发，对解蔽的促逼有了更进一步的解释，那就是挑战和挑衅。现代技术就是在对自然进行一种促逼，这种促逼也是一种挑战和挑衅。它强行的使人对自然提出各种各样的无理要求，并在这个基础上对大自然进行毫无保留的掠夺式开发，无限制的向自然进行毫无底线的索取。在这种促逼之下，人也失去了人之为人的自由，人在技术面前处于越来越低的地位，并在技术的支配下不断地去摆置自然，并最终成为一种持存物。这也就是海德格尔的“座架”。

随着技术时代的到来，现代技术也得到了快速的发展，在一般技术的本质——解蔽的基础上又被加上了促逼和摆置的特征，这也就是所谓的现代技术的特有本质---座架。座架是一个正在构造着的调控和保持机制，这种机制在不断地利用技术促逼着人，并使人以一种订造的方式把现实当做是一种持存物来进行解蔽。持存在海德格尔这里指的是被订造的存在，通过促逼的方式解蔽而来的事物的所有的存在方式都是持存。所谓的持存物就是由于需要而被随时订造到场的一种存在。由此，存在就被现代技术解蔽为一种持存物，这些持存物自身遮蔽着去蔽。这样一来，物的本性则被遮蔽起来，而变成了一种随时可能被订造的东西，被摆置着。在座架之下，人与物的关系也发生了变化，周围的一切都被功利化了。在技术的座架面前，人在不断地逼迫自然，向自然强求索取，自然变成了一种为技术而存在，并且是一种被订造的存在。与此同时，人也受到了技术的促逼，人的本性在座架中被遮蔽了起来，人将会在其中失去自己的个性，忘记自己的本性，忘记人之为人的自由，成为一种被技术摆置的持存物。海德格尔认为，在这样的技术座架的统治之下，人与物的本性都被遮蔽起来，逐渐的被忘记，直至最终丧失。

3 技术的危险与救赎

面对现代技术面临的危险和困境，海德格尔提出了一条救赎之路，在这条救赎之路下，人可以重获自由。

海德格尔基于对现代技术本质的探讨，深入的探寻了现代技术将会给我们带来的危险 。海德格尔认为，我们是在解蔽的过程中来追问技术的本质的，因而，对技术本质的探讨也是对自由的探讨。对海德格尔而言，自由不同于其他哲学家所谈论的自由，他所谓的自由指的是一种开放的领域，这个开放的领域是被解蔽者意义上的。海德格尔的自由就是事物可以被解蔽为多个领域，自由就在这些解蔽了的开放的领域中。现代技术的最大危险便是人与世界的自由的缺失，因而海德格尔的救赎之路便是要找回这种丢失的自由。实际上，海德格尔对技术的追问从根本上来说就来自于他对于自由的独特理解。

海德格尔认为作为人的存在的此在拥有无限的可能性，

而此在的自由就在于这些可能性能够被解蔽出来。但是此在在现代技术的座架本质的促逼和摆置之下，失去了这种拥有无限可能的自由。在技术飞速发展的现代技术时代，技术将成为拥有绝对性支配地位的一种存在，在这种支配下，人是没有丝毫自由可言的。面对技术，面对强大的技术，人类几乎失去了思考的能力，人们将自己的一切都置于座架的限定和摆置之下。人将会逐渐朝单向度发展，人们思考的方式也会变成一种单一的算计式的为了目的而行动的方式。在这种思考方式之下，人已经完全沦为一种持存物，自由又从何而来。这便是海德格尔所真正担心的危险所在。

海德格尔的救赎之路就是从这里开始的。海德格尔主张我们要去反思技术的最原初本源---技术的一种原初本质，以此展开他的救赎。本质在古希腊有两种含义，一种是事物所属的类，一种是物能够保持自身同一性的独特的性质。海德格尔从第二种探寻物是其所是的性质来追问技术。在这一基础上，海德格尔认为只有允诺才能够得以持续，实现救赎。在海德格尔看来，允诺是一种真理，这种真理蕴含着事物的无限性，也蕴含着存在。并且这种真理的的解蔽是技术的促逼的基础，因而促逼产出的持存物则是允诺的某些方面的显现，也就是说，所谓的促逼式的解蔽只是允诺的一种特殊的显现。只要人们能够意识到这一问题，也就意识到了事物不仅只是作为持存物存在，事物具有无限的可能，人们的思想也就不受局限了，在这个意义上重新来思考技术与人的关系，自由也就会逐渐的显现出来。促逼是允诺某方面的显现，也就意味着促逼与允诺总是相伴随的，因此危险之中也就存在着救赎，危险与救赎也是相伴而行的。在以允诺为救赎的道路中，人们得以进行充分的思考，思考作为人的存在的此在的多样性，思考人的无限可能性，思考人的本真存在，找到人的本性，从而实现真正的自由。

从海德格尔对技术的危险与救赎的追问探讨下，我们能够清楚地了解到现代技术的本质，即座架拥有两重性。一种是通过促逼和摆置，使人与物都变为一种单一的被订造的持存物，从而陷入失去自由的危险之中。另一种则是在这种危险之中也存在着一条救赎之路——允诺，允诺蕴含着事物的真理，允诺能够使人意识到自身存在的无限可能性，并且在世界中与物进行活动时也能够使物展现出自身的真理，从而使人与技术能够更好的相处，即使在现代技术时代，人也够自由的在世存在。是要我们在技术与人之间实现一种自由的关系。

海德格尔在对技术本质的追问过程中始终都关注着人的存在状态，他对技术本质的追问也是他对人在现代技术面前如何实现自身自由的一种追问。通过对技术的认识，探寻一般技术的解蔽本质和现代技术的座架本质，并在对技术本质的追问中，面对座架带来的危险，在危险中找到允诺这一救赎之路，更好的解决技术与人的关系问题，找寻人的本质，实现人的自由发展。海德格尔的这一技术思想，在当今人工智能的技术时代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1]刘敬鲁.论海德格尔的科学技术之思[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98(3).

[2]吴国盛.技术与形而上学——沿着海德格尔的“思”“路”[D].中国社会科学院博士学位论文，1998.

[3]江传月，余卫东.论海德格尔后期对技术的反思[J].湖北大学学报1999,26(2).

[4]董峻.技术之思——海德格尔技术观释义[J].自然辩证法研究,2000,16(12).

[5]王航赞.展现与强索——论海德格尔的现代技术观[J].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学报2001,11(4).

[6]肖国飞，任春晓.海德格尔对技术本质的追问[J].中共浙江省委党校学报,2001(5).

[7]康敏.来自技术的危险——海德格尔对现代技术的追问[J].科学技术与辩证法,2002,19(2).

[8]宋文新.海德格尔技术之思的宗旨:哲学的终结抑或其发展的新方向[J].长白学刊,2002(3).

[9]方友金.海德格尔对现代技术的追问[J].南京工程学院学报,2002,2(1).

[10]聂馥玲.技术本质研究综述[J].内蒙古社会科学,2003,24(3).

[11]王飞,刘则渊.海德格尔的现象学之路与技术主题的凸现[J].科学技术与辩证法,2003,20(3).

[12]吴国盛.海德格尔的技术之思[J].求是学刊,2004,31(6).

[13]海德格尔.存在的天命：海德格尔技术哲学文选[M].孙周兴编译.杭州：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18.

作者简介：

王格（1994.12—），女，汉族，山东即墨人，青岛农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老师，助教，硕士学位，专业：哲学，研究方向：哲学。